黑龍江外記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黑龍江外記

(二)

西清記

黑龍江外記卷五

將軍副都統等歲獻方物。六月進白麪。七月進鷹鶻。十月進魚雉等野味。曰進鮮。十一月進年貢。亦魚雉野豬類。而箭笥桃皮木火茸附俗謂之走大車。同月進海東青。十二月進春魚。內惟鷹鶻送木蘭行在。餘悉貢京師。

往歲恭遇高宗八旬萬壽。將軍副都統等呈進貢物。有鶴、有鹿、有馬、有塘達漢、有四不像、有貂鼠、有灰鼠。皆沿途謹飼以進。而貂皮、灰鼠皮、舍利猻皮、元狐皮及刮鰾如意附。嘉慶十四年恭進皇上五旬萬壽貢。敬依往制。惟元狐九張不備。購未得故也。

拜發摺本。諏吉包封供堂上。轅門三礮。將軍副都統北面行三跪九叩禮。差官跪。穿堂斜負黃袱馳而出。若時節表文。差官馬上捧之。兩官代控出轅門。然後馳。交吉林。由吉林轉遞盛京。直隸。如期恭進。

春祭先農。有耕耤禮。早有請雨禮。雨有謝降禮。日月食有救護禮。皆如內地。惟恭迎恩詔儀文不備。待使者禮亦略。

官員歲領清文時憲書。由欽天監十月頒發。明年春始至省。轉送諸城。亦有漢文時憲書。商販在都購買。

至省較早。然土人惟以清文爲重。

黑龍江滿洲、漢軍有在奉天入學之例。鄉試屆期。京師必行文咨取生監。不過奉行故事。其實曾應童試者無。

城中皆草舍。屋上多積薪糞及雜糧。以防竊。風偶作。輒輟炊爨。番子沿街喊收幌子。以禁坊肆燒柴。值有災。城上打鐘。市擊鉦應之。將軍以下率兵搶救。雖有激桶。久廢。所資惟坊肆水車數輛。

乾隆五十九年。齊齊哈爾大雨。嫩江暴漲。入城。負郭數十里。非舟不行。田廬淹沒無算。嘉慶十一年。城中火。副都統宅及附近店肆被焚。而木城東南面亦爲灰燼。十二年大旱。土人掘食草根。或以鹽米一撮煑野菜爲美食。十四年。城西北雨雹。小如胡桃。大如茄。田苗盡死。大抵邊隅災不常見。惟霜早傷穀。則閒歲輒然。

將軍、副都統三年輪覲。謂之年班。例皆十二月抵都。明春還鎮。呼蘭城守尉亦然。

協領等三品官。六年俸滿引見。有軍功者。或擢副都統。例與佐領以下官俱入。五年軍政卓薦者。出考送兵部。劣者黜。

主事有三年京察例。卓薦者、年終吏部帶領引見。加一級回任。

管庫理刑主事引見補授後。本鎮公庫例給路費銀五十兩。吏部請領執照。限五十日抵任。既抵任。執照

繳部。自抵任日。連閏扣滿五年。將軍出考。咨部候推。以今日選法觀。大約幷筆帖式俸較足十八年方可得缺。故理刑主事塔清阿既報滿。仍在任五年。乃推盛京工部員外郎。以底俸僅九年也。

管庫理刑主事既報滿。接奉調京。引見部文。卽離任。而新任之來。率在一年後。中間出納聽斷。士人得而主之。

管檔主事五年滿。陞佐領。就文用京部員外郎。倉屯等官。四年滿。陞驍騎校。就文一等用京部及盛京主事等官。二等用小京官。然從前年滿就文者。主事岱青阿、倉官王起盛。皆未得缺。以事罷。

協領以下缺選應陞二人。擬正陪引見。例用正而記陪者名。遇缺坐補。不更送部。此體卹意也。

將軍副都統五日一入署。餘日屬僚就邸中畫稿。謂之上門。宗室永瑆爲將軍。畫稿在五更後。黎明卽散。那啓泰爲將軍。日高畫稿。或抵暮始散。故永時卜奎蠟貴。那時屬僚嘗一食。

宗室永瑆爲將軍。屬僚啓事。有雙膝並屈自稱奴才者。副都統巴某每見將軍宗室都爾嘉。必屈一膝。近日一宗室遣戍將至。其本旗協領謀於同事曰。謁見問起居。我膝當幾屈耶。恭而無禮類此。

管檔主事。將軍、副都統前稱名。管庫理刑者稱額哲庫。國語主事曰額哲庫哈番。此云額哲庫。省文。然聞從前亦有稱司官者。

屬僚稟啓名下。例用伯特赫布克達斐字樣。譯言跪也。理刑主事塔清阿獨書京烏勒默。頗得體。京烏勒

默、國語恭謹之謂。

協領等三品官兼辦司事掌關防者號正堂。餘號副堂。佐領以下通稱司員。其座位、正副堂正坐。司員旁坐。筆帖式隅坐。而管庫理刑者向隨司員坐。塔清阿爭之。乃改主事中坐。協領等左右之。將軍、副都統入署。屬僚站班。管庫理刑者舊在協領佐領間。宗室景瑞爲將軍。改主事於佐領後。至將軍那啓泰復進主事於協領前。今仍舊。

協領等出。一卒持鞍韉前導。主事佐領持毯。塔清阿裁之。余亦不用。

幕府章奏文檄。例用國書。而凡奉到諭旨部覆係漢文。皆譯出存案。近日工繙譯者。推四品官呆君德輿、佐領崔君達與阿。崔尤習漢文。有戰功。後致仕。呆亦物故。今遂無能繼之者。

理刑主事用部員。自有深意。然司印不歸主事。僚屬吏役皆土人。且事涉索倫蒙古者。案問須舌人。此主事之所以難也。

塔清阿初爲理刑主事時。掌印者協領阿爾薩朗造大枷。一枷纍四三人。塔請於將軍宗室景瑞毀之。又數言阿用酷刑非律。將軍遂命塔掌印。塔固辭。阿亦見疎。後又有兼司某濫用刑。塔言於將軍那啓泰。將軍不介意。俄轉聽某言疎塔。愈見理刑主事不易居其職。

鞭作官刑。旗人用之。扑作教刑。民人用之。鞭數限以二十七。或加至四五倍。扑不用杖。以柳條抽之。不於

其臀於其牌有皮肉綻裂潰之以鹽者非法也
命盜案已服必一用夾棍曰非是無以祛上官之疑噫視三木求之者尤爲不究事理
部頒洗冤錄平時最忌翻閱曰展卷必有疑案故相驗時但憑仵作喝報其實仵作於洗冤錄亦不甚了了近日呼蘭某甲死身有三傷城守尉以自戕報所司委員覆驗曰被殺也悉拘死者家屬隣人來幕府敲扑旬月被殺無據然以自戕定讞恐累覆驗者乃還所拘於呼蘭飭城守尉自審結案此主事塔 清阿 既去新任未來時事
囚絞既決折其脅至斷曰不然有甦而亡去者識者以爲此腰斬也口號云盛世不聞腰斬律莫教泉路怨非刑主者微聞之其俗漸改
流人遇赦如遇更生遇有部檄行查由幕府逐名册報此依例奉行按籍可稽之事往往輕率遺漏至翻閱累日經時而猶有向隅者過雖無心孽實不小司事者其加慎諸
達呼爾某甲死將軍傅玉疑之召婦問狀婦衣綠襦來愈疑之時夫屍已焚乃坐以因姦殺夫毀屍滅跡婦及奴並論如律又一卒伐木入山久不返將軍疑其婦奴致死不勝敲扑誣服之問其屍曰沈江矣時冬月將鑿冰覓之而卒適歸獄乃解說者曰達呼爾某甲之死病也焚屍俗也綠襦乞諸其隣不敢以衰見也故兩人將就刑怪風起幕前高數丈將軍曰冤耶已然矣奈何語未既風旋轉出西郭直至市曹乃

息。

協領索某。達呼爾也。掌刑司印。號稱能事。一日薄暮過市曹。聞人大呼其名。視之烏有。以爲鬼物。遂狂語如囈。漸至不識妻子。或疾走出東郭。且行且言。若與人辯是非。久之竟死。後有協領阿某。滿洲也。初不預刑司事。因屯官獄久不定。阿自薦能審數日。案果結。屯官論死。死之夕。阿忽長跽街門外。口稱老大我錯我錯。明日襄之。殺牛馬無算。自是得狂疾。死於火。老大云者。屯官行大而兄事阿也。屯官某崔尚書孫。

每歲五月。布特哈官兵、悉來齊齊哈爾。納貂皮、互市。號楚勒罕。譯言盟會也。初在城西北四十里因沁屯。本名克伊勒屯。乾隆六十年以事改城中。而其部人卓帳城北。故俗有北關集之稱。先是在因沁屯楚勒罕。將軍、副都統率屬僚駐劄其地。凡宵廬馬匹及羊酒。皆布特哈按項供應。後當事者誅求無厭。布特哈苦之。未有以發。會部卒爲齊齊哈爾兵所毆。走白將軍。反得荷校罪。於是副總管奇三、列款潛之木蘭行在奏之。勅重臣來省案問。得實。將軍、副都統以下皆論罪。奇三亦以越分上書戍伊犁。余嘗見土人家清文一帙。敘奇三上書始末甚悉。且言、奇三將上書。請於其母。母曰。救一部出湯火。即死不辱汝父。吾何恨。此文疑即奇三作。亦達呼爾巨擘也。然齊齊哈爾、布特哈不相能自此始。交納貂皮。楚勒罕第一事也。選入格者充貢。餘聽布特哈自售。謂之瑪克塔哈色克。譯言擲還之貂也。在因沁屯時。入格者故爲擲還。陰以賤值逼買。無問大小。概銀九錢。布特哈怒不敢言。而減價之議未已。後聞奇三入訴。朝使將臨。亟瘞所

買貂於墟墓開。多爲樵牧拾去。今則將軍至貴買貂。亦索重價。餘可知。

選貂之制。將軍、副都統坐堂上。協領與布特哈總管分東西席地坐。中陳貂皮。詳視而去取之。甲乙既定。鈐小印於皮背。封貯備進。然後印擲還之皮。而皆刖其一爪。如皮背無印而四爪全者。私貨也。事干例禁。人不敢買。貢貂有一等二等好三等尋常三等之分。嘉慶十五年。選定一等四十二張。二等一百四十張。好三等二百八十張。尋常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張。歲大略如是。而列一等者皆雅發罕俄倫春、及畢喇爾物。

布特哈、無問官兵散戶。身足五尺者。歲納貂皮一張。定制也。如甲皮不入選。多選乙一張。甲出銀三兩償乙。此類甚多。事皆主於總管。故每歲俸餉。皆選貂後支放。乘除損益之數。至此始明也。若雅發罕俄倫春則不然。其所納皮張。較勝別部。故一等足額。入其餘於二等。二等所餘。入於好三等。而皆按照定價。由庫給銀。以酬其所餘之數。蓋雅發罕俄倫春散處山野。非索倫、達呼爾、及摩凌阿、俄倫春可比。故定制如是。而畢喇爾一部亦然。布特哈交納貂皮。先已自定等第。尋常三等之外。皆以綾籤標記。紅籤者。索倫達呼爾物。綠籤者、摩凌阿俄倫春物。黃籤者、雅發罕俄倫春、畢喇爾物也。

歲貢貂皮。先將等第數目。六月內奏聞。然後派齊齊哈爾官偕同布特哈總管一員。解送木蘭。咨報行在戶部、理藩院、內務府。其甄別收貯。則內務府事。

楚勒罕時城西北穹廬徧野男女雜遝布特哈之所屯也稍東爲買賣街列肆陳貨皆席棚牛馬市於日中羊羣散於原野有來自呼倫貝爾者有來自蒙古諸部者通謂之營子說者謂在因沁屯時營子之多十倍今日布特哈男婦車馬之盛視往日亦殊過之故其時集號殷富官稅亦賴以充

布特哈屯聚微有部曲其穹廬門皆東向總管治事所編柳條爲垣餘皆環列轀轀車人畜雜處其閒初來北門外設喀倫以禁外人既納貂乃徹遊者徑入其營雖少婦不避

布特哈向無商販其俸餉例於納貂後支領故楚勒罕時城中集上無男女爭買貨物爲一歲之計然老嫗坐穹廬外撚麻繩造樺皮斗易錢自給者不一而足其艱窘可知

將軍舒亮與齊齊哈爾協領某舊在軍中爲莫逆交及爲將軍兄事某幕務悉委之寖用其子亦爲協領父子權傾一時將軍不覺也奇三案起朝使將入境將軍倉皇失措但下令速閉城門遠近傳爲笑柄某瘐死子亦以放廢終

黑龍江與俄羅斯分界處歲以五六月閒派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協領各一員佐領驍騎校各二員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爾畢齊額爾古訥墨里勒克楚爾海圖（案楚爾海圖卽粗魯海圖有墨河山出金礦近車臣汗帳此地爲俄人所垂涎詳見恭振奠將軍公牘）等河巡視謂之察邊格爾畢齊額爾古訥二河齊齊哈爾卓帳處也墨里勒克河墨爾根卓帳處

也。楚爾海圖河、黑龍江卓帳處也。每齊齊哈爾協領與墨爾根協領會。墨爾根協領與黑龍江協領會。各書銜名月日於木牌瘞山上。明年察邊者取歸以呈將軍副都統。又各瘞木牌以備後來考驗。此爲定例。察邊之事。歲於七月內咨報理藩院。而邊界寧謐。例於年終專摺奏聞。至將軍惟新任者察邊。餘不爾。察邊者既至格爾畢齊河。瑪玉爾先來謁。待以賓禮。明日請我官過其地。盛設酒肴。極款洽意。屋不甚高敞。四面多窗。無檻。皆嵌玻璃。酒五色。頗香清。然限三爵。不多進。食則用匕。故我官宴瑪玉爾設掛麵。瑪玉爾愛之。難於入口。以彼俗不慣用箸。虐之也。瑪玉爾、俄羅斯官名。瑪玉爾來。或與妻偕。妻以喇嘛爲侍從。跬步不離。喇嘛深目高鼻。鬚髮類西洋人。官兵望而遠之。不與談。

將軍觀明初下車察邊。瑪玉爾過河來謁。將軍不陳甲仗。召與談帳中。後瑪玉爾見官兵。稱將軍天人。且有不名一錢我國盡知之語。每官兵歸。必傳語問將軍安。然則瑪玉爾亦異域之解事者歟。

官兵與俄羅斯問答。以索倫蒙古語。亦有通其語者。不過數句。其人衷甲佩刀。帨至骭纏罽布。坐皆伸足。瑪玉爾冠上插物。類雞毛帚。或卽以是分爵秩。其妻服衫甚長。見通草花、印板畫。易以皮毳。殊珍重。官兵緣以爲利。

盛京通志引龍沙記略云。秋盡。俄羅斯來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統之。宿江之西。居氈幕。植二旗於門。衣冠皆織罽爲之。易縑布煙草薑椒糖錫□物。按今互市法。我兵一手持酒與之飲。一手攬其手中

物。酒盡物亦得。或從而鞭之。不則酒爲騙去。然其所有不過佩刀、粧鏡、鐵盤、樺皮斗、及羔獺等皮。而官兵利已三倍。若墨里勒克所得。遠勝此地。顧其人獷悍不易制。故官兵輜重皆納窖中以防竊。蓋其人俄羅斯之得罪戍邊者。

齊齊哈爾城中。編鋪戶爲十二排。更番值月。供應官府。有火災。十二排鋪頭。持籌奔救。誤者民官責之。民官、番子章京通稱。餘城類是。

鋪戶歸番子章京管轄。故番子章京有管街之稱。將軍宗室恆秀謂鋪戶良民。不應隸巡緝者。乃別派員專司。榜官舍曰管理商民處。尋裁。

商販多晉人。鋪戶多雜貨鋪。客居應用。無不備。然稍涉貴重。或販自京師。若綢緞之類。恐入勢要手致折閱。則深藏若虛。非素親厚不能買。既賣。猶數囑毋令某某知也。

娶婦之家。綵綢紅氈。喪家搭棚所需席片及柈盤燈籠諸物。無問官兵。皆值月鋪戶供應。而其權在番子。雖事過見還。然損壞遺失。無人賠補。故鋪戶以值月爲苦。

牛馬羊豕外。諸貨皆無稅。惟城中典鋪。每鋪歲徵銀二兩餘。號曰贓銀。而典物限二年內取贖。過限爲死。聽其變價。且無問典錢如干。概三分息。此與京師不同。

棉花非土產。布來自奉天。皆南貨。亦有販京貨者。毛藍足青等布是已。然皆呼爲京靛。而江南來者號抽

機布俗謂一布爲小疋二布爲大疋製一衫小疋不足大疋有餘布之尺寸可知。

北史勿吉傳水氣鹽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唐書黑水靺鞨傳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顛盛京通志、黑龍江有土鹽按今木鹽土鹽皆不聞呼倫貝爾兩池出五色鹽無人取食所食皆奉天鹽。

齊齊哈爾出鹽城東有鹽廠流人相聚煎曬通行吉林又出火鐮關以東貴之稱其加鋼甲於內地號卜奎火鐮相贈答以爲土產佳品樺皮鞍版次之。

土人能爲瓦器若杯盤甕盎等磁器皆吉林貨船上買之船以楚勒罕時來泊齊齊哈爾城西鎮江閣前。

楚勒罕龍隨至布特哈秋月乃還吉林。

齊齊哈爾賣香囊者河南人夏來秋去賣通草花者寶坻人冬來春去所賣皆閨閣物得利最厚可知好尙日趨靡靡邊方且然。

城內外門前揭笞籮者旅店也外來投宿例報番子房士人則否。

士人用錢五百當千此京錢也除陌之法一千六文五百三文與京師稍異至交易獨米穀銀一兩折錢一千七百文他貨不然。

地方所有興作無項可支例由八旗照數攤派各佐領借之鋪戶而以兵餉償之謂之撂之鋪撂子云者稱貸之符契也故每季兵餉不能滿支間有不敷扣項仍須設法彌補者將軍觀明嘗曰可以不作者省

一事則窮兵紓一分之力。言殊謔然。

商家放債。取利三分。至輕也。春秋二仲。算還子母。至緩也。然三月借者。秋取六個月利。七月借者。秋亦取六個月利。春季仿此。則似輕實重。似緩實急。兵力日絀。未必不由於此。

商販僦與鄂倫春互市。地名齊凌轉爲麒麟。因有麒麟營子之號。後將軍傅玉搜獲逋逃無算。乃禁互市。今無聞。

黑龍江外記卷六

黑龍江極邊苦寒之地。自設將軍鎮守。凡旗民雜犯重罪。載在刑律者。或以免死。或以加等。發遣茲土。分管束安插當差爲奴諸條。各有等差。惟官吏奉譴遠夷徙置。不在常例。其雜犯每歲踵接而至。無慮數百人。向皆分遞諸城。惟呼蘭、琿春、吉林、呼倫貝爾界俄羅斯不多遣。邇來爲奴者。齊齊哈爾留大半。外城不過十之二。此輩中由教匪洋盜免死。悍戾成性。與他命盜案及牽連坐罪者尤不同。約計齊齊哈爾今有三千餘名。餘城亦千名以外。蓋久未停遣。東來者日衆。游手聚居。是在撥遣鈐束之有法耳。

旗人發遣。向皆隨旗當差。近亦有剽面爲奴者。一蒙古、一漢軍、皆京師舊家子。

發遣當差者。旗人本旗點卯。民人水師營點卯。而仍按期點卯於兵司。有保者免點。號曰保卯。不則一月三點。其令至嚴。

齊齊哈爾隨旗當差者。滋事有據。例送部改發他省。亦有不送部徙置墨爾根等城者。一時權宜。非定例。隨旗當差者。俗呼點卯底。三年無過。許在配披甲。然有所繫援。嘗不待三年。卽占土缺。餘並傭於店肆。苟且自活。不然。抱瓦盆。丐燒酒。枕藉號呶於城市間。致以狗皮見嘲而已。狗皮、無賴之稱。

流人初至齊齊哈爾不盡留也視其案重而貌狠者分送諸城流人憚之夤緣求免則中飽之機巧者乘之更有不端桑梓出郭歡迎陳塞上之情形睨肩頭之行李一墮其術身難自主受害有不可勝言者流人罪狀不一皆自標名目曰書案曰花案書案以文字得禍殃及子孫禁錮塞垣有至四五代者花案則狂且蕩子之流所謂自作孽也

爲奴者律書給披甲人爲奴給索倫達呼爾爲奴奮亦書給窮披甲爲奴從無給官員爲奴及給發遣當差者爲奴字樣而兵丁得奴向亦惟貧者勤者有勞績者給之示鼓勵故有叩謝官長之禮從未有勢家子弟始列親隨即邀分賞者土人言將軍傅玉給一奴如賜萬金非受知深難邀得是可爲法

將軍傅玉見一卒挑菜勤苦給奴代之後遇卒問奴何如卒曰善詰其所以然卒莫能隱乃曰某父既飽扶杖牧豕不自逸渠猶高臥不下炕也將軍怒立鞭徙更給卒以馴良者又江西王某爲奴於某甲一日將軍見某甲自擔水問左右記嘗給渠一奴曰然然則何不令擔水曰書生不能也然則書生但能殺族父乎立杖王某徙墨爾根所謂殺族父即犯字貫獄者某所發也後所犯子孫亦以減死來戍甫入城某適以是日死

流人妻子緣坐者奴之隨帶則否隨旗當差某嘗官御史得一奴揚州人隨妻少艾見者慕焉一日妻手御史舌訴主者言御史無狀證以掌上物主者恐陷御史薄責奴而出之此婦迄爲娼然御史之舌終不

辨其何以斷也。

寶抵某爲奴於達呼爾筆帖式家。甫二日。先爲奴者乘其出。搜囊得二餅。啖之甘。以餉筆帖式之母妻。俄某還。見啖者皆嘔水。睨其囊餅失。疾呼以桐油解。而亡去。去則飲桐油者皆死。獨筆帖式妻息尚存。捕得某問餅所從來。砒也。所以防不然者。然自言在家曾毒死姦婦之弟。解刑部按之爲有僅以毒餅案論死。奴亡去、謂之賣逃痞子。由免死減等者。官兵三路追捕。謂之攆逃痞子。追者嘗多獲者嘗少。例無賞罰。官兵不力故也。

齊齊哈爾舊有西洋人入水師營安插。又有金川苗。奉將軍傅玉命運內與安嶺亂石、在齊齊哈爾北境建造碉樓二座。今尚存。

黔奴俗號花臉子。滿洲呼爲薩布什圊。諸城皆有。齊齊哈爾最衆。大半閩、粵、楚產。懦者服役主家。黠者贖身自使。網魚採木耳。趁覓衣食。稍有立業至娶婦生子。稱小康者。其無賴乃聚賭窩倡。竊馬牛爲事。甚或結識將校。勾引工商。興訟造言。主不能制。官府亦不加察。猶以給奴爲恩。得奴爲喜。強賣逼贖。諸弊叢生。是在當時者思患豫防。渙其羣而約之以法。所關於地方不小也。

土人於國語、滿洲生知。先天之學也。漢軍等部學知。後天之學也。然以都人視之。土人皆生知也。蓋都人語文而散。土人語質而練。都人裁冠博帶。有矜持心。土人大戟長矛。無造作氣。此官話鄉談所以殊與。

國語、蒙安陵寢也。額伊福、塚墓也。土人多呼塚墓爲蒙安。將軍那啓泰斥正之。然習而不察。如此類者正多。此土語之所以不可爲訓也。

索倫語多類滿洲。達呼爾語多類蒙古。聽之既熟。覺其中皆雜漢語。龍沙記略云。索倫、達呼爾語音。與蒙古稍異。間雜漢語。當是元代軍民府之遺。此說得之。惜未見其全書。亦不詳何人撰。案龍沙記略一卷。桐城方式濟撰。式濟字沃園。康熙己丑進士。官中書舍人。嘗省親至寨外黑龍江。記所見聞。考核山川古蹟。以成此書。近人何願船朔方備乘。已採錄十之八九。又有楊氏柳邊略。詳于明末兵戍台站道里之數。趙撝叔曾重刊之。柳邊記略。山陰楊賓字大瓢撰。其父嘗戍寧古塔。大瓢萬里省親。百計營贖。卒以赦得生還。康熙初孝子也。

晉商與蒙古、索倫、達呼爾交易。皆通其語。問答如流。蓋皆童而習之。惟通國語者寥寥。滿洲多能漢語。故也。布特哈近歲能漢語者亦多。然故作茫然。不先出口。此其狡黠之一端。呼倫貝爾則實不能。士人無問何部。繙譯通鑑綱目、三國志。案此乃繙清三國演義。國初盛行。非陳承祚書。類能強記。剽爲議論。而不知讀繙譯四書、五經。其習漢書者。三字經、千字文外。例讀百家姓、名賢集。然於論孟學庸。略能上口即止。間有治一經誦古文數首者。又皆徒事佔畢。不求甚解。是以通者絕少。第能句讀部檄。得其大旨。則羣起而指目爲才人。此英俊者所以不能有成也。

蒙館諸書買之店肆。紙版模糊。字多減筆。如聖賢作圣吳、與作与之類。不知何處得來。余嘗授一漢軍門人易書詩三經卒業。皆余行笥中物。則書之不行於塞上可知。然嘗見士人家有內版爾雅、盛京通志、八旗通志、詞林典故、寫本春秋左氏傳、汲古閣五代史、古香齋淵鑒類函、坊刻通鑑綱目、史記、漢書、評林、管子、鹽鐵論、參同契、擊壤集、記效新書、瀛海重編、廣博物志、祕書廿二種、呻吟語、施愚山集、午亭文編諸書。又間有明史、武備志、數理精蘊、東醫寶鑑、協記辨方書、及郡邑諸志。皆散佚斷爛。不可收拾。則書之不重於塞上可知。說者謂崔氏顯時子弟知習漢文。故其家多書。後式微。書亦散亂。今所存止此。然已無能開卷者。再閱十年。不知又居何等。此亦不獨塞上爲然也。爲之一慨。

齊齊哈爾蒙師最多。束脩至薄。有以負欠興訟者。墨爾根、黑龍江蒙師寥寥。有志習漢書。多倩晉商指授。故口中別字。愈不勝數。

滿洲曲類古樂府。如云阿穆巴麼薩齊斐圖門阿尼牙德伊集密。譯言既伐大木、燒億萬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開克什德班集密。譯言巨室成荷天恩也。長篇短句。意皆類是。然多拍手以歌。不似蒙古隨以火不思。若索倫達呼爾曲。聲調亦頓挫可聽。惜不解其詞意。要之淫哇之音少也。

盛京通志稱土俗云。行者不齎糧。而雞黍之誼必篤。父兄對賓客。子弟侍立。執杯杓必恭。按今黑龍江城一帶。過客到門。必留酒食。肴不過豬肉雞卵。而以雙上爲禮。如雞卵二枘、豬肉亦二枘也。飲酒、則子弟執

壺侍側。酒不盡不去。果如志所云。他城雖不逮。髣髴似之。

滿洲宴客。舊尙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漢習。亦盛設肴饌。然其款式。不及內地。味亦迥別。庖人之藝不精也。所謂手把肉、持刀自割而食也。故士人割肉不得法、有屯老二之誚。

士人過節。上元湯圓。端陽角黍。中秋月餅。家自爲之。店肆亦有鬻者。惟二月二日太陽糕、九月九日花糕、不見食之者。此與都下少異。

士人以黃米造酒。謂之黃酒。又有名秋酒者。關以東處處賣之。達呼爾以牛馬乳造酒。（案漢書謂之桐酒。）謂之阿爾占。漢名奶子酒。蒙古諸部家有之。南酒來自奉天。歲不過數罈。燒酒來自伯都訥。歲不下數十萬觔。從前呼蘭議開燒鍋。將軍觀明駁之。至今不果行。

士人熬飲黑茶。間入奶油炒米。以當飣。黑茶、國語喀喇欽也。茶葉來自奉天。一包謂之一封。又稱一箇。性不寒。能消肥膩。塞中爭重之。亦有淪香片大葉等茶。啜以蓋碗者。滿洲漢軍數家外。晉商多如此。

士人官戴纓帽。兵戴貂尾帽。貂尾一雙也七之。爲貂纓。官于役用之。兵帽冬皮、春夏秋皆絨。夏日雨纓帽。官及幕府貼寫用之。而墨爾根等城。草帽亦綴貂尾。兵丁之便服也。

索倫、達呼爾以鼈頭爲帽。雙耳挺然。如人生角。又反披鼈服。黃毛蒙茸。少見多怪者。鮮不望望然去之。然

亦窮苦者裝飾如此。

商販春秋氈帽。夏草帽。惟晉商帽皆有纓。夏必戴雨纓。在呼倫貝爾者不然。居然蒙古也。

士人以褡褳布製袍。或用繭綢。色尚藍。灰醬次之。皆缺襟。亦有服綢緞者。十僅二三。則其得之不易可知。

協領等三品官服長褂。佐領以下在印房者偶服之。餘皆馬褂。宗室恆秀爲將軍。帖寫中能事者賜服長褂。一時榮之。以爲可比阿喇哈筆帖式。今不行。

冬衣名哈爾瑪兒者。麅鹿等皮之毛落而鞣存者也。服之作苦。最耐磨。

官員公服。亦用一口鐘。朔望間以褶補褂。惟蟒袍中不用一口鐘。滿洲謂之呼呼巴。無開禊之袍也。亦名一裹圓。

極邊苦寒。過夏猶服棉衣。禦冬可無羆服。然窮檐委巷。襦袴闕如。所賴就火一烘。向陽一曝。又慮風雪不時。艱於柴草。則兵力之拮据。亦有司之所當知也。

官兵向皆著布韈。近日官多緞韈。冬日行役。率著烏拉、踏踏瑪兒。烏拉、鞾類。踏踏瑪兒、韈類。並牛革爲之。輭底而藉以草。溫煖異常。

兵多勒子鞾。達呼爾則有皁鞾。鞾尖繡白雲頭。嫩江以西類然。

夏日婦女多跣足。或刻鞾行。然野花滿髻。老少無分。故有修頭不修腳之諺。

達呼爾女紅綴皮毛最巧。嘗見布特哈幼童服一馬褂。雉頭氈毛爲之。均齊細整。無針綫迹。覺程據所獻。不爲奇異。

齊齊哈爾人家。門皆高大。可通車。院皆寬敞。可容牛馬。屋不過三層。間造重門。設照壁。然牆多及肩。行路窺見堂奥。若墨爾根等處。則幾於折柳而樊矣。

草屋南向者。三楹或五楹。皆以中爲堂屋。西爲上屋。鄉居者率稱西面爲德爾吉。譯言上也。蓋尚右之意。

草屋一苫可二十年。土屋須歲歲抿墁。土屋謂之平房。列肆者多。居家者少。至以瓦爲之。不過佛殿數楹。非僅陶瓦難得也。禦寒不如草舍。故人家不用。

屋脊置木架壓草。以防風攝。謂之馬鞍。亦有以甎代者。不多見。

柱埋於地。露二尺許。造屋其上。貯不耐潮溼之物。望之如水榭者。曰樓房。倉廩類然。人家亦有。然大風有傾欹之患。故亦不多。

牆有土築者、垒甃者、泥堆者。垒甃最耐久。垒者、野甸泥塊土草結成。堅如磚。齊齊哈爾外城壘此。又有拉哈牆。縱橫架木。擰草束密挂。橫架上。表裏塗以泥。薄而占地不大。隔室宇宜之。

窗自外糊。用高麗紙。紙上攪鹽水。入蘇油歛之。藉以禦雨。冬月盆窗櫺間層霜內積。如樹介。稍暖。則化點滴如雨。

屋內三面皆炕。燒之室自煖。不然雖煨紅爐。寒氣不散。地下四時堅凍。即三伏炕必一二日一燒。否則腰膂間易致疾。疾甚須以熱炕烙之。

寒賤者兩家僦居一室。僅以各炕爲畛域。客來仍許借宿。無問城鄉類如此。

久燒之炕。洞中積有煤炭。往往隨煙出筒。延燒廬舍。故炕必一歲一掏。謹修之乃無患。

屋側煙筒。過簷數尺。磚砌者望之如窣堵。一家不啻五六座。亦有土木爲之者。卑陋不耐風雨。

煙筒出火曰煤了。疾散鹽一握。或投豬矢於筒。而密堵竈門。其火自息。

達呼爾屋脊插一小幟。院中亦樹高竿。無斗。而縛草一束。與滿洲家索摩小異。滿洲漢軍及流人家亦立天燈。然平時點者少。正月點者十室有九。

呼倫貝爾布特哈居就水草。轉徙不時。故以穹廬爲室。最便搭拆。穹廬、國語曰蒙古博。俗讀博爲包。冬用氈。夏用樺皮及葦。然布特哈近日漸能作室。穹廬之多。不似舊時。風氣一變。

一統志、稱黑龍江性質樸果決。好耕植之餘。勤於騎射弋獵。兼習禮讓。務農敦本。盛京通志、稱齊齊哈爾性質樸。好射獵。兼習禮讓。務農敦本。而不逐末。墨爾根、民性勁質。務農之餘。熟嫻騎射。黑龍江風氣醇古。人樸厚。好騎射。呼倫貝爾人勁勇。性質直。耕藝日勤。漸成沃土。此全省風俗之大較也。以今日觀之。滿洲直而勇。漢軍精而文。索倫、達呼爾等渾然噩然。有殷飲鶉居之意。至於務稼穡。習田獵。臨陣遇敵。奮不顧

身。無問何部族。皆出性成。是惟在良有司栽培誘掖。使之勤不爲貪。剛不爲亂。範圍於禮義廉恥之中。以保全其果敢雄強之氣。則有補於干城藩衛者大矣。

滿洲、漢軍女既聘。壻先行叩頭禮。然後送簪珥衣服。富者或致羊豕鵝酒。謂之過禮。娶之夜。壻家黃紙朱書麒麟在此四字貼門上。女乘綵輿。輿前懸篩鑼及鏡。沿路放爆竹。鼓樂導之。明日設席待親族。賀者至。飲酒三杯輒去。擇日更設席謝之。

達呼爾、巴爾呼以牛馬爲聘禮。多多益善。禮不備。女不容娶。然壻既行。嘎喇扎發密禮。許來往女家。與女同寢處。稱夫婦。故有聘逾數載。乃能備禮迎娶者。往往子女成行。隨母入門。而翁姑受拜。仍以新婦稱之。

嘎喇扎發密、譯言執手。

滿洲、漢軍。皆與蒙古通婚姻。然娶蒙古者多。達呼爾、巴爾呼自相婚姻。或與蒙古通營站官屯。則滿洲漢軍娶其女者有之。

官員有力者。妻不生子。或怵悍不任家政。則更娶一妻。號二房。此舊俗也。近則有二房不已。復娶三房。皆良家女。媒妁所成。舉樂肆筵。親族聚賀。然不敢報幕府請領賞銀。則事干例禁。其人非不知。

土人婚娶。無附遠厚別之義。惟漢軍果氏。以爲係出滿洲瓜爾佳。與瓜爾佳氏世不結親。此外無別。豪族尤甚。人死三日。既薄暮。其子以紙囊盛紙錢。負入土地祠。卽神前曳囊三匝。覺重曰亡者收去。出而焚之。

謂之送褡褳。

喪家門內樹高竿揭旛。舁櫬用楯。以旗扇輿馬爲執事。皆與都下略同。然富者爲亡人焚裘帽。一火嘗抵千百金。從前猶焚輿馬侈僭之甚。

人死焚屍而瘞曰熟葬。老人間有免者。然亦滿洲、漢軍數家。熟葬之法。舁棺至郊野。置柴上。請師舉火。火熾屍起。梃而仆之。須臾肉盡骨僅存。然後拾貯所謂淨匣中而瘞之土。然師之業苟不精。骨亦易爲灰燼。此勢家之所以嚴擇師也。

呼倫貝爾布特哈人死。挂樹上。恣烏鳶食。以肉盡爲升天。世有鳥葬樹葬之說。卽此俗。

流人死。苟且棺殮瘞城外。往往受狼犬之累。掩骼埋胔之令。惜無行者。而發塚一事。亦時有之。

土無片石。凡葬處亦有封樹。間立碑碣。石皆來自奉天。質麤易泐。雖以崔氏之盛。墓碑亦然。佳石尤難致可知。

親死服百日。薙髮應役。有職者遇缺准陞。因之憒憒者小祥未過。居然娶妻納妾。假口於例不丁憂。失之遠矣。

客死者柩還鄉時。請鬼票於城隍廟。遇關津焚之。云不然魂不得過。龍君光璧又爲亡兒寶寶請鬼票於幕府。皆理之必無而事之竟有者。

佛滿洲家立索摩竿。春秋二仲行還願跳神。背燈換索。諸禮與都下無異。漢軍舊家祭先有燒香禮。亦春秋舉行。餘關帝、馬神等祀。滿洲、漢軍按期舉行。尤誠敬。

庫雅喇滿洲以犬祭天。間用牛。近則諱犬而詭言用豕。不知犬曰獻。古禮以之薦宗廟。何諱爲。

達呼爾家父子兄弟如干人。其西壁草人亦如干。徵具眉目。囊其半身。死去之生增之。歲時祭祀。所謂祖宗也。巴爾呼亦然。其祖宗最忌動搖。觸之主人必病。病則祭以肉。舉家分肥。故下戶狡獪者。饑則陰撼壁上囊。可笑也。

滿洲清明墓祭。新墳插佛朵。舊墳插柳枝。皆示人有後意。佛朵之式。粘五色紙條如旛。漢名佛花。都下亦用。

水讀爲髓。柴讀爲財。土音也。元旦擔水抱柴。扣門戶問之。答曰送財。則入之而置其水其柴釜竈中。大喊曰。添財添財。家家如是。

上元城中張燈五夜。村落婦女來觀劇者。車聲徹夜不絕。有鏤五六尺冰爲壽星燈者。中燃雙炬。望之如水晶人。此爲難得。

四五月青草初生。載酒牽羊。飲宴於江邊林下。號曰耍青。

除夕人家門外燒馬通。店肆門外燒炭。蓋都下柏葉煴歲之意。向來爆竹極少。近則通市轟然。亦有鎖金

門神五綵畫幅之類。官宅則封印條示春聯。一如內地。

俄倫春俗重鮮食。射生爲業。然得一獸。卽還家使婦取之。不貪多。亦不以負戴自苦。索倫達呼爾舊亦然。近日漸知樹藝。闢地日多。呼倫貝爾依然畜牧爲生。富在羊馬。力田者寥寥也。

俄倫春婦臨產。夫爲搭棚窩數里外。送婦居之。既生兒。彌月乃迎歸。

達呼爾病。必曰祖宗見怪。召薩瑪跳神禳之。薩瑪、巫覡也。其跳神法。薩瑪擊太平鼓作歌。病者親族和之。歌詞不甚了了。尾聲似曰耶格耶。無分晝夜。聲徹四鄰。薩瑪曰祖宗要馬。則殺馬以祭。要牛則椎牛以祭。至於騸黃牝牡。一如其命。往往有殺無算。而病人死家亦敗者。然續有人病。無牛馬。猶宰山羊以祭。薩瑪之令終不敢違。伊徹滿洲病。亦請薩瑪跳神。而請扎林一人爲之相。扎林、唱神歌者也。祭以羊鯉。用腥。薩瑪降神亦擊鼓。神來則薩瑪無本色。如老虎神來猙獰。媽媽神來嘆咻。姑娘神來靦覥。各因所憑而肖之。然後扎林跽陳祈神救命意。薩瑪則啜羊血、嚼鯉。執刀槍叉梃。卽病者腹上指畫而默誦之。病亦小愈。然不能必其不死。口云能致病者小愈者。其志誠壹能凝神定氣故也。故卻病養生之術無他。曰和而安。和則物之感我者輕。安則我之應物者順。神凝則氣凝。神住則氣住。

小兒病。其母黎明以杓擊門。大呼兒名曰博德珠。如是七聲。數日病輒愈。謂之叫魂。處處有之。博德珠、家來之謂。

內地掘僵屍火之呼爲旱魃黑龍江呼旱孤椿明季已有此稱成化間錦州賀給事欽嘗寓書有司禁其事近歲齊齊哈爾大旱喇嘛請雨率健兒十餘輩大索孤椿不得詭云將與龍戰致土人耗金錢無算卒不雨

喇嘛有跑凳術蒙古達呼爾失物喇嘛以繩繫板凳挽而咒之凳自行如飛止某家曰盜也搜之無獲則又咒凳又自行嘗止數家失物卒無跡而數家傾篋倒篋所失轉多然不過鄉愚受其惑近乃有行之官府釀成重案者

蒙古盜馬得罪所盜馬本官代賠無力者例在將軍幕鑽刀自刺謂之起誓

老嫗多邪術乞貸不遂咒人生瘡往往得雞魚骨於瘡內因之殘廢名曰種蠱嘗見范石湖文集云嶺南有采生之害其術於飲食中行厭勝法致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已死則陰役其家初得疾覺胸腹痛次日刺人十日則生在腹中也凡胸膈痛即用升麻或膽礬吐之若膈下痛急以米湯調鬱金末二錢服即瀉出惡物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李巽巖侍郎爲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按所云與種蠱相似不知古方能驗於今日否

一嫗工咒人無可咒咒孫孫死跪所奉木偶前許以子祭婦微聞之搜篋得木偶針置釜中壓以石燒之初聞釜中如兒啼俄嫗跟蹌自外來曰心痛心痛大號一聲竟絕

齊齊哈爾賭風最盛。貴賤老少。罔不酷好。大者擲骰壓寶。以多金較勝負。小者鬨於打擂。蓋即鬬葉子戲。婦女尤嗜之。飽食終日。浮蕩成風。甚且因此破家。而不聞以賭博得罪者。至如流人設局漁利。寺廟店肆。處處爲博場。亦肆無忌憚之一端。惟將軍傅玉禁賭最嚴。犯者繩以重法。如治盜賊。而盜亦閒然。遂至夜不閉戶。

邊俗不甚別男女。出則同川而浴。居則短垣可踰。一二守禮者。往往爲蕩子所指目。百計剔撾。務卽敗行乃已。倡妓之輩。其始流人賤戶。迫於凍餒爲之。近聞土人亦漸不自惜。狂夫引邪入室。公然與母妻雜坐。良婦女率好冶容豔飾。出入於叢祠鬧市間。甚至恣爲狎媟不可問。邇年齊齊哈爾忽有女曲。呼窟窿班。皆關內人。從伯都訥等城來。或投宦宅。或匿僧寮。勸觴伴宿。人爭昵之。得軍令始驅境外。然因是破家傾生者比比矣。焉得省境內風靡而盡禁革之。使之務本還淳。豈非地方一大造福事。

黑龍江外記卷七

黑龍江始爲將軍者吉林滿洲薩布素富察氏以齋古塔副都統征羅刹有功因有是命據通志公在鎮垂二十年凡所興作足傳久遠故一時有文武幹濟之稱然嘗見侍郎宗室塞爾赫送德處士芳卿扶父薩將軍柩歸葬祖塋詩云扶櫬承遺命東歸黑水濱我憐今孝子人憶故將軍秋冷黃楡日霜連紫塞雲薊門煙樹晚悵望獨斜曛則謂公歿於鎮者傳聞特異

繼薩布素爲將軍者沙納海寶鼎宗室法都宗室揚福托柳成泰富爾丹那蘇圖卓爾海塔爾岱烏里布額勒圖博第傅霖富爾丹綽爾多清保達爾當阿達色綽爾多國多歡富僧格傅玉宗室增海傅玉宗室永璋宗室恆秀宗室琳霈宗室都爾嘉明亮舒亮宗室永琨額勒伯克那啓泰宗室景燧那啓泰觀明並今將軍宗室斌靜凡三十有四人而中有前後兩任者富爾丹綽爾多傅玉那啓泰也

將軍國多歡初下車問邸中器具是前任所遺抑有司備辦曰出於商販悉命還之一日造支窗竿甚佳問價曰不用然則匠人布施乎命給價而猝召匠詰問知得價乃已將軍觀明照市價買物仍防閑家人不令商販隱受累嘗買羊報價錢一千五百呵之曰安得如是賤將苦商販以諛我乎強給三千錢故至

今商販稱二公。謂其清節不汚。與綽爾多、傅玉並塊千古。口云。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囷。邊將惟廉公知人情。乃能樹威信也。

將軍宗室永琨。喜吟詩。與龔君光瓚唱和。有作皆召書。甚見親禮。然一筆不當意。猝付所司拘繫。旋釋之。待如初。嘗贈龔云。塞垣離索少知音。兩兩枝頭話夕禽。獨爾才華能好古。共予筆硯足論心。囊中贏得新詩富。胸次都無俗念侵。魍魅喜人須著意。等閒莫漫作狂吟。見垂戒之意。今寺院多玉華主人詩。將軍自號也。

副都統以文雅稱者。黑龍江慶霖、墨爾根富增格。皆京師滿洲。慶號雨亭。能詩。喜作字。士人得尺幅寶之。福號松岩。日事吟咏。如諸生。既去。遺稿一册。士人得之。後歸識者。攜入都。

管庫主事景善。伉爽寡合。不爲衆喜。一日某庫總管承將軍指、借支庫銀三百兩。景不可。強之。則大恚曰。堂委總管。欲挾我欽除主事。隳職掌耶。卒不與。其後某主事怯。不敢抗。擅出銀三千兩。應所需。幾罹危法。殊昧前車之鑒。相傳景能詩。喜園碁。後陞盛京戶部員外郎。

士人以勳閥著者。首推將軍塔爾岱。瓜爾佳氏。齊齊哈爾滿洲也。雍正十年。積功授本省將軍。乾隆六年九月御賜詩云。百戰歸來鬢鑠身。凌煙姓氏竟誰倫。是時合適林中趣。憐爾仍隨輩後塵。赫奕虎符叨寵錫。輝煌竹簡紀功新。爲詢閱歷疆場事。幾度聞之廑念頻。詩卷今存協領穆克登布家。嘗屬余以國書譯

之穆、將軍曾孫也。

土人有住京之例。尙書阿爾賽、都統阿爾保皆以此起家。尙書、漢軍崔氏也。初以水師營六品官爲將軍辦棺木。誤進雙槨。不自安。遂居京師。受世宗知。累擢將軍總督。內用戶部尙書。乾隆初。爲家丁所戕。歸葬齊齊哈爾城北。俗稱總都墳。都統、達呼爾也。微時以射名。將軍傅玉素知之。會選善者隨駕木蘭。意在阿不願行。五發故不中。拂將軍意。鞭三百。強遣之。至則留京師。累官至鑲藍旗蒙古都統。謚壯勇。墓在齊齊哈爾城西。嘉慶九年賜葬有碑。

公海爾察、呼倫貝爾索倫也。微時爲流人朱姓御貨車。往來奉天、吉林。爲朱所重。會金川用兵。公以庫圖勒殺賊有功。受知大將軍阿文成公。由是累擢將帥。爵列上公。相傳公貴還鄉。宿朱家。贈遺特厚。又言、公征臺灣。接弟書。訴齊齊哈爾某官詬辱甚。公怒。奏調某爲戈什哈。將報之。久見某勤勇過人。大呼曰。幾誤我。遂累薦某至協領。皆盛德事。近有副都統倫布卷布特哈索倫也。征川楚有功。方賊被執頃。爭欲一見倫大人。見則言將帥皆如公。我輩何敢有今日。士人識公者。亦稱曉勇類海公。而守正不阿過之。惜早亡。

布特哈由屯索倫也。生有膽力。善用強弓大箭。嘗射鹿洞胷。矢橫雙樹間。鹿奔而矢不折。爲佐領。以事罷。潛之木蘭。卽車駕前一發得虎。高宗壯之。取視其矢。歎曰。箭與錛耳。呂布善射。未必能爾。累擢至齊齊哈爾副都統。

沙晉呼倫貝爾索倫也驍勇號無敵俄羅斯憚之越境盜牲畜不犯其帳一日沙外歸聞牛馬爲俄羅斯掠去徒步追及盡劓耶盜者十餘輩驅其牛馬唱以還自是俄羅斯兒夜啼稱沙晉來卽止如古人呼麻胡云

協領紐祿瓜爾佳氏齊齊哈爾滿洲也素戇直習事所擬苟合例將軍駁之輒搖首瞠目辯堂上必待盡諾然後已以是見忌思搆之會紐受部下羊草一千束乃以黷貨虐下劾奪戍伊犂初將軍劾紐已發摺事秘紐不知至是聞命卽自去帽頂詣所司謂速上刑具將軍微悔之傳令暫歸家與妻子別紐不顧登車徑去後赦還終於家

佐領恭泰崔氏也管上站時往來自備粟脯不以擾站丁會冬月包魚雉幕府沿例徵馬草恭不奉令曰馬不死革安從來將殺馬以進革乎抑減馬芻秣以易革也其兄肇甫固勸之卒供不如數後爲黑龍江佐領自度不能容謝病歸鄉居二十年年七十有五卒肇甫嘗官參領以五世同堂旌門如例

摩凌阿俄倫春阿穆勒塔公海爾察義兒也生而醜怪多力馬逸步追之掣尾則馬不前顧嗜酒飲輒醉嘗指瓶謂其儕曰瓦器何知容如許忘憂物我輩號骯髒者苟胍肛者不若寧不羞死後征川楚以功授總管加副都統銜

士人鮮能詩者惟聞崔君珽一絕云客況淒涼不可評挑燈獨坐待天明雙親若問今朝事風雨連綿在

伴城。又過將軍灘云。我本將軍子。何妨過此灘。君尙書阿爾賽子。嘗捐州同。刻有吟稿不傳。

漢軍知習漢書。然能執筆爲文者絕少。其能尊禮文士以書傳家者尤不易得。惟聞崔布衣璠、不惜重貲購書史。爲子延師。歲費百餘金。此爲巨擘。近則水師營四品官果君德。與年逾三十。爲倉官。聞謫戍者講四子書。愛之。遂命子弟悉讀漢書。見一通文墨者。雖在城旦鬼薪禮之。惟恐失。君猶子齊轍布、受業於余。故知之悉。

達呼爾富林。齊齊哈爾人。以馬甲貼寫幕府。喜與蒙館老生遊。久之。漸知書理。習卜易。祀先亦設神主。部俗盡改。同類目爲怪物。不卹也。嘗言、跳神一事。不見經傳。既知其非。而因循不改。用夏變夷之謂何。其識如此。惜未三十病卒。

滿洲、漢軍及營站孀婦守節者。有請旌例。今齊齊哈爾城中。節婦坊數座。惟木城北梁氏一坊。甎爲之。規模較大。俗有賢孝牌之號。梁氏、漢軍監生崔君珮室。

齊齊哈爾烈女長妞。馬甲西納穆保女也。鄰人羅羅科逼汚之。長妞力拒被害。事聞。入祀節孝祠。此乾隆三十九年事。近歲有某女者。親歿。養某協領家。稍長。協領將納爲妾。女不從。徑入副都統宅泣訴。身爲旗人。且與協領有瓜葛。不應辱以賤婢。副都統素厚協領。乃官聘此女。而薄罰協領。以勾當公事至都。又官屯女殊色者。某協領欲娶之爲二房。女不可。父母逼之。以死誓曰。兒生官屯至賤。嫁三品至貴。特未必相

安且若家既有妻而又娶婦禮耶聞者莫不訾女福薄噫此獨非巾幗中有丈夫氣者歟惜佚其姓氏

一滿洲媼鄰舍火起擬負祖先木主避之而繩廔斷至不可結乃坐地大哭將自焚婦視之所結者引火艾繩也又一漢軍媼夜半避鄰火且行且仆然猶手家譜一册不肯授親故兩媼非知書者而所行合禮

布特哈老婦佐領妻也夫亡訟產幕府主者少之語偶不遜婦怒袖出一卷置頭上大呼云盲官認此何物敢辱四品命婦耶視之誥軸主者大窘

土人言初設十九站廬舍器具皆戍來之總督蔡榮捐辦按八旗通志名宦大臣傳蔡毓榮字仁庵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五年由雲貴總督內遷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轉兵部左侍郎尋以罪謫戍口外未幾召還三十六年卒土人所云殆即此公特其名字傳訛耳

阮侍郎葵生茶餘客話云猗氏衞爾錫既齊撫黔時以苗變得罪戍黑龍江其友劉六皆爲之經畫行李歲時餽問不絕逾年召還於此見前輩交誼古道照人

一等男訥爾橫滿洲人康熙間戍齊齊哈爾與桐城方君登嶠善鄂勒特犯哈密時朝廷徵黑龍江兵進勦訥具狀請從不果賦詩云小醜逞螳臂天威振九征西陲馳羽檄東海動霓旌沙磧雙丸駛丹心一劍橫空存繫越志誰爲請長纓詩名畫沙集方君登嶠序云拙庵十三年居窮髮之地吟誦弗輟暇則以蹇衞曳短車出郭荷鋤移野卉數十種蒔階下非襟懷浩落烏能如此拙庵訥自號也

方恪敏公觀承未遇時變姓名爲馬飛熊往來齊齊哈爾左右其父袁簡齋枚隨園詩話載公句云龍來陰嶺作游戲雷電光中舞雪花卽此時作久之父歿方嚴骸骨還鄉之禁公盜之覺杖幾死頃之復盜竟徒步負入關余嘗見士人家行書一幅署名桐城方登嶧或卽公之尊人。案方登嶧字蔓宗號屏坨官工部主事以家累謫寨外恪敏公之祖也恪敏之父名式濟字沃園官中書舍人侍父均歿寨外。聞嘗撰卜奎雜志一書惜不傳。

先叔母之祖李徵君鍇漢軍人居盤山著尙史睫巢集。世稱鹿青山人有兄錕號伊山官佐領以事謫戍徵君念其老病請假省視居匝月歸事載徵君行狀戍何地未詳畫沙集有送李伊山以運餉蒙恩解戍詩云雪消遼海霽雲開揚柳春風拂面來萬里羽書飛玉塞十年塵劍返金臺輓芻應比蕭何力勒石原饒班固才行矣前程須努力漫憐羈旅重徘徊然則謫戍乃在齊齊哈爾而黑龍江亦徵君遊屐所及故陳簠公梓爲徵君誌生壙稱其東涉遼有所會心輒沈吟延竚或躋險極幽摭拾放失遇有道者必質所疑叩精理蓋謂此也。

富察尙書傅鼐雍正四年爲盛京戶部侍郎以事戍黑龍江九年召還李徵君鍇作家傳云公遭峻責被嚴譴所親代之憂公方率老傖腰斧伐山木故上有以結主知而旁人莫窺其涯涘袁簡齋枚撰神道碑云公聞命負書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於此見尙書行乎患難卓有本末。

海寧李仁山撥戍齊齊哈爾。妻查氏。自都買一婢。偕來省視。久之。與婢各舉子歸。贖仁山罪還於鄉。查之弟儉堂中丞禮也。所著銅鼓書堂遺稿中有文云。雍正己酉。仁山戍卜奎。在京師北六千里。自瀋陽抵卜奎。中間千數百里。無居民。晝則孑行夜則露處。豺虎四嗥。霜雪盈野。數語寫塞外景象逼真。但謂卜奎在京師北。誤也。六千里之說亦不合。或其時道路故迂遠歟。

河間齊某戍黑龍江。歿有年矣。有子在籍。欲收骨而艱資斧。僞屑豆爲藥。且行且售。病應手愈。因得善價。莫測其所以然也。已負骨歸。行次窩集。遇三盜泣陳其事。盜憐之贈金。方拜謝。一盜擗踊大號曰。若貌孤不遠數千里爲此舉。自命英雄如我。可漠然置之耶。因別其黨云。若等自便。我且之肅州尋親。揮手竟去。事載姑妄聽之。紀文達公昀之書也。文達自言。十一二歲聞之叔父。事當在康熙雍正間。所云窩集。林木深處。非地名。

滿洲世臣字嵩喬。雍正丁未進士。爲盛京禮部侍郎。得罪。戍齊齊哈爾。一日點卯來稍遲。主者鞭之。歸即悲憤成疾。卒。此乾隆十九年事。嘉慶二年。其子保文來訪遺殖不得。晝夜持零丁哭市上。甚哀。一白髮者見之。遙指倉後叢草云。記少時見此葬一人。聞其足履皁韈。乃曾戴紅頂者。或即若翁。如其言撝之。果見皁韈。乃輿櫬歸。白髮者、漢軍也。余嘗見而親詢之。惜逸其名。

齊齊哈爾城東一墳。類僧塔。而所葬京師蒙古也。其人精術學。言事多中。一時有半仙之目。將死。謂儕輩

曰我某日死可葬某地見有馬騎人者是吉時至期果有健兒負駒過遂葬之士人至今道其事訪其姓名曰保額爾克

章鑾山汝楠紹興人乙榜宰甘肅得罪戍齊齊哈爾館水師營呂家坐臥一室終年不出戶部侍郎保泰高其學品數招之不就也門人呂君景儒將婚鑾山召與讌語云某昔與老妻初接面約以寡言笑毋預家政比作令得三帨母一老妻弟婦分其二若二則母一藏一不忍獨與妻也其善誘多此類久之老且窮或周之可以無取必不取曰不忠不孝可復以貧賤累人乎後赦歸呂君述其事程君煐爲文記之

甘肅案遣戍道府州縣官在齊齊哈爾者若汪君梟鶚、史君堂、貢君道暄今寺院皆有筆墨遺蹟惟宋知縣士人多稱其老而工詩不幸客死然無能舉其名號鄉貫者隨園詩話云杭州宋笠田明府名樹穀宰蕪湖有賢聲罷官再起補兩當縣過隨園一宿而別聞爲甘肅案謫戍黑龍江年近七旬恐今生未必再見幸鈔存其詩然則士人所稱詩話所載也

流人通文墨類以教書自給齊齊哈爾最著者江西王雨亭霖教授八旗義學仿周興嗣千文撰萬字文未就卒天台齊丹峯傳繞老不廢詩或傳其在獄咏岳忠武手植柏云冰雪含神古風波抱恨深佳句也家有寫本萬卷樓稿余嘗借而觀之蓋次風宗伯召南之書丹峯宗伯族子後亦死戍所河南李謙六愼吉初傭呂君景儒家既呂君見其能文請爲諸子師有勸其立家室者謙六以家有糟糠辭時人義之俄

卒裁三十餘又范如松者字近光安南人事黎維祁爲大臣阮光平立入中國安插水師營亦以訓蒙爲業識者稱其熟於史鑑慷慨有華風後釋歸國

常州龔藥林光瓚戍齊齊哈爾妾生子小名寶寶聰慧嗜讀書將軍那啓泰數使鈴下蒼頭負入邸第命說易大義一日寶寶問將軍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天地父母一而已我乃一爺而二娘然則地固可多於天歟將軍無以對漫曰在常州爲江南地黑龍江爲塞北地地雖多其實一也若有兩母將毋同寶寶諾之而心不然頃之口占一聯云秋光凝白露寒影入黃花越數日竟殤時重陽後也裁九歲

關內人來貿易俗稱跑腿有費姓者不詳何籍在齊齊哈爾貿易頗以信義稱一日致粳米一石於章君汝楠且留小摺請憑此日取觔肉以養老章君訝非素識卻之費厲聲曰某非有求於先生以先生行誼過人而貧若是故分衣食之餘供養之卜奎之大安知無類某者聞風繼起則先生可以不死某豈有求於先生哉章君卒不受費涕泣去不知所終章君嘗作詩記其事後程君煐和之有廉讓之閒容我輩澳唐以後得斯人句費可不泯矣

土人無知醫者醫多來自內地余惟聞晉商武詡善鍼灸施藥濟人不計利得良醫體章君汝楠爲作傳以授呂君景儒呂君亦業醫讀書心細不輕下藥偶時疫作陰合藥投井中活人甚夥是眞不愧武詡

黑龍江外記卷八

黑龍江土脈宜糜子。糜子粒如穀子。微大。赤黃二色。煨以熱炕。然後碾食。諸書多以爲稷。土人呼爲伊喇。伊喇、國語黍也。若稷當曰斐式赫。今不言斐式赫而言伊喇。是以糜子爲黍。與書不合。按月令章句云。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說文云。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今考糜子。五月種、八月卽熟。俗稱六十日還家。與說文合。則土人以爲黍。呼曰伊喇固宜。且按字書。糜從米。無穀解。麋从禾。音門。謂粱粟。惟麋从黍。說文穄也。呂覽。陽山之穄。注、冀州謂之麋。又嘗見汪氏昂註本草云。穄乃黍類。似粟而粒大。疎散。乃北方下穀。南土全無。北人亦不之重。所謂穄卽糜子。足訂諸訛。益以知方言之足資考證也。

小麥。春種秋收。磨麵勝內地。充貢者。將軍、副都統等公捐麥價。羅五六過。塵飛雪白。如東晳賦所云。歲以六月時進十二囊。囊六十觔。十一月年貢亦附之。

蕎麥。出黑龍江城者尤佳。麪宜煎餅。宜河漏。甘滑潔白。他處所無。河漏、挂麪類。俗稱合絡。河漏二字見本草綱目。

鈴鐺麥。穬麥也。墨爾根、黑龍江以秣馬。亦配穀穄貯倉。然不經久。易霉爛。

蘇子。可榨油。多種之地。不宜脂麻香油。來自奉天。至貴。桐油本官貯物。由部領價採買。然近亦多雜蘇油矣。

稻米。自奉天來者。食者少。價亦過昂。他如高粱、稗子、黑豆、豇豆之屬。皆土產。此外有穀穗長尺許。色如血。名老羌穀。有蔬類。葛苣而葉深碧。上有紫筋。名老羌白菜。其種自俄羅斯來。人家偶見之。非園圃所重。老羌白菜或書作俄羅斯松。蓋菘字之誤。

流人蒔圃種菜。所產惟芹、芥、蕗、韭、菠菜、生菜、莞荽、茄、蘿蔔、王瓜、倭瓜、葱、蒜、秦椒。茄長而不圓。王瓜長者幾二尺。皆四月後上市鬻之。然亦惟齊齊哈爾如是。墨爾根、黑龍江皆自食不賣。呼倫貝爾、布特哈俗重肉食。無菜色也。

野菜有名柳蒿者。春日家家採食。味初不甚鮮美。滿洲謂之額穆毗。國語蘩曰額穆毗。豈其種耶。藥如赤芍、黃岑、百合、防風、土黃連、益母草、茵陳、車前子之類。境內產之。然惟益母草有人熬膏。餘皆不採。藥店所售。貨自奉天。以贋亂眞。多無佳品。

相傳齊齊哈爾東北山中亦產人蔘。以路隔紅眼哈坍。人不敢過。紅眼哈坍、淤泥地也。人行輒陷。萬無生理。野鳥亦不敢落。昔年有盜採者。紅眼哈坍既凍去。將化還。率以俄倫春爲前導。否則路徑易迷。虎狼害尤不測。

野花多不知名。人家嘗栽者。不過罌粟、鳳仙、虞美人、蜀葵、牽牛。江西蠟數種。萬壽寺玫瑰兩叢。將軍府芍藥數本。色略有致。無香。開有種丁香、菊花、石榴者。內地購來。經年即萎。否則有葉無花。地極寒故。地寒。花果絕稀。四月中見杏枝繁蕊簇。可供膽瓶。蓋屯中人自野甸折來。詢其結實。大不及指。此外了無春色。棠梨花葉。望之皆似白丁香。或言土人繫繒條其上。伏臘祭之。忌折其枝。此俗今不聞。

歐李、野果也。異域錄作歐梨。或云即郁李。大如櫻桃。色味皆如李。漬以餳蜜。秋日下酒佳品。有言歐陽文忠使契丹。嗜此果。因名歐李者。附會可哂。

伊勒哈穆克。叢生黑龍江城山野中。色紅。味甘酸。大如豆。摘食。入口成漿。置盂中。不久化爲水。國語花曰伊勒哈。水曰穆克。故漢名花水。亦名高麗果。又有都實者。伊勒哈穆克類也。和牛乳造爲烏他。味殊甘美。

榛子生於野甸。樹大如荊棘。實圓滿未可以十榛九空之諺例之。經荒火者尤佳。炒而售者。高唱火燎榛子。終年不絕。

人家隙地種煙草。達呼爾則一歲之生計也。自插秧至曬葉。胼胝之勞。婦女任之。皆自鬻於城市。富者坐車牛。貧者披裘放帽踞地上。曉出暮歸。無間風雪。夫若子不預其事。得錢則分之。

達呼爾以繩貫煙葉。壓而扁之。繩長約五尺。故其煙以度計。流人改一度爲數束零售。謂之把兒煙。店肆復有所謂臺片者。濫於達呼爾煙而價賤。土人搋而吸之。蓋甯古塔產。甯古塔、吉林屬城。俗呼甯古臺。

達呼爾敬客以煙爲最客或自吸煙遽掣其筒於口裝己煙以進禮也將軍慶成初戍齊齊哈爾買薪一車其僕方吸煙指示堆何地忽賣薪者掣其口中筒僕以爲攘奪怒歐之不知賣者故達呼爾也欲盡禮而反受辱入里不問僕之過歟

齊齊哈爾羊草暢茂馬食輒肥遠行者微加粱豆餘不用故養馬最易有阿敦者十家而九阿敦譯言牧羣也墨爾根等城羊草少且不佳皆以鈴鐺麥和穀草秣之馬亦茁壯然穀草剉而後食羊草較省力

五代史契丹裹澤有息雞草味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今羊草以束計一馬日食十餘束或即息雞種息雞唐人詩一作席箕

苫房草有章茅黃茅兩種歲久草上積沙面北處雨過青綠如苔積雪常數日不化惟春風大作不免輿杜老卷我屋上三重茅之歎而丙丁有警慮尤非小

都下諺云關東三寶人蔘貂皮烏拉草草細輭溫煖宜藉烏拉故名境內有之然未若奉天吉林之多

燒柴柳條爲上葦次之蒿艾雜草又次之柳條多出布特哈葦多出齊齊哈爾城東呼雨爾河來路較遠故價貴蒿艾雜草則日日車載上市不難致然夏秋漸少價漸高農不暇爲樵故也

土人刈草用芟刀如鐮柄長七八尺近刀處置曲木護刃刈時立執而左右之遠視若掃雪然

墨爾根有草和飯飼蠅蠅盡死黑龍江有樹傷於刃者屑其皮斂之傷立愈土人謂之刀瘡藥然皆不詳

其名。書稱漠北抑不虞食之立死。或卽毒蠅草。

布特哈一達呼爾入山虞獵。陰雨恐溼鎗筒。拔道旁草。嚼而塞之。俄覺精神頓長。思御內不可忍。趨歸。不出門者累日。同類怪問。以爲草力使然。跡之不復得。後達呼爾既老。壯健異常人。識者曰。鹿游牝多氣絕。牝以草納其口卽活。俗稱靈芝草。達呼爾所嚼。豈卽此歟。

原野草盛。冬日易引荒火。火起處、晝如萬盞燈光。熒熒地上。夜則照耀一天。數十里外望見之。齊齊哈爾西北索岳勒集山者。遼之七金山也。乾隆間有荒火之變。林木蕩然。野獸焚死無算。可知火勢之大。轡邇爲難。

黑龍江漲。必有大木順流下。土人取以造屋宇。餘供炊爨。足支一年。此自然之利也。齊齊哈爾用木。皆楚勒罕時買之布特哈人。其木由嫩江運下。積城西北。兩人合抱之材。價銀數錢。此關內所不能。然較二十年前。貴已三倍。伐木日多。入山漸遠故也。

平地多榆。近水多柳。榆無合抱者。柳皆叢生。燒之戀火。故條子價倍雜草。條子、土人謂柳也。

盛暑。架木鋪條子以遮陽。謂之冷棚。因沁屯楚勒罕時。行轅冷棚。布特哈辦。其後一棚條子派萬束。而事罷仍命辦者運入邸第。爲禦冬計。奇三案起。弊乃革。將軍宗室永琨詩。貂鼠於人既無分。柳棚從此不須開。指此。

山谷多樺木土人以爲箭笥、爲鞍版、爲刀柄皮以貼弓、爲車蓋、爲穹廬、爲扎哈.縫之如栲栳.大擔水.小盛米麪.謂之樺皮斗.俄羅斯亦有之.極小.雕鏤精巧.宜貯檳榔.鼻煙.號老羌斗.

本草.樺生西北陰寒地.味苦.氣平無毒.乳癰腐爛.辣內年久樺皮燒灰.酒服一錢.日一服.此用土人不知.

宋洪忠宣皓使金.流冷陘.寫四書於樺葉.授弟子.此樺葉之見用於古人者.今不聞.冷陘雖在境內.亦無考.

松有果松、杉松、油松數種.又有伊齊松.轉爲異氣松.性燥易裂.入土則裂者復合.堅如石.伊齊地名也.

松入黑龍江.歲久化爲青石.號安石.（何秋濤云.安石卽康干石.）俗呼木變石.中爲磋.可發箭鏃.尙書、礪砥砮丹.魯語、肅愼氏楛矢石砮.卽此.將軍那（啓泰）嘗以製研.不下墨.先文端公鄂爾泰恭和御製瀛臺木變石歌.有濡水不沈.火不然句.得石性矣.或言化石者非松也.小煖木也.類松.故從而松之.存之以備一說.

墨爾根協領那（里勒泰）歿數年.棺化爲石.則知木之變石.亦不盡因水力.唐書.僕骨有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變爲青石.名康干石.殆卽今日之木變石歟.

內府纏弓矢金桃皮.出齊齊哈爾城東諸山.樹高二三尺.皮赤黑而裏如泥金.故名金桃皮.其實不結桃也.歲折其枝入貢.

歲貢箭笴八千枝。有樺、有柳、有青楊。亦在齊齊哈爾城東採取。其鵰翎鵰羽貢之以備製箭者。向皆折價在都購辦。未詳自何年始。

柞木亦名鑿子木。取枯心以引石火。謂之木火茸。歲亦充貢。

枯柞經雨生木耳。俗呼黑菜。亦曰耳子。採者春去秋還。山中爲棚寮以居。歲無慮數千輩。皆齊齊哈爾流人也。布特哈懼其聚衆滋事。驅逐之。然利之所在。終莫能禁。

樸亦柞類。結實名橡子。殼曰橡盌。內地以之染皁。既出色。乾復可燒。土人不解此用。但伐之燒炭。冬日燸之齊齊哈爾車運距城遠。雪則價長。黑龍江扒犂運。距城近。雪則價落。地勢使然也。

大抵燒炭多用雜木。已成炭中尙有脂。人家每日爐底必剔去黑塊。炭薰如血。餘者始無恙。薰音訓。見韻補。若觸其氣。輒頭涔涔致暈眩。嘔逆疾如中煤毒。然初入境者不可不知。

遼東鶴本方物。或得其二。略不加惜。以遺某公。日放置園中。飼以料。脩頸高跗。殊自得。性喜浴。每雨過。軒舞有節。或啄薪木擲空。作添籌戲。丹頂日鮮。乃知此物非可翦翮而籠畜之者也。余因謂某公曰。是盍名放鶴園。

海靑、一名海東靑。身小而健捷異常。見鷹隼以翼搏擊。大者力能制鹿。本草集解、靑鵰出遼東。最俊者謂之海東靑。元史、合蘭府有海東靑。由海外飛來。明一統志、五國城東出海東靑。今歲以十一月入貢。中途

飼以鴨肉。旦夕嘗引其爪立冰上。性惡熱也。

諸城送鷹鶻於幕府備選貢。例在七月初旬。故齊齊哈爾有鷹來立秋之諺。

鷹初生曰額普特。漢名窩雛。長成曰扎發塔。漢名秋黃。逾歲曰呼克申。漢名籠鷹。故養鷹家有一籠兩籠三籠之說。鷹過三籠。無能爲也已。

鷹見雉兔飛起而俯視。曰打樁。得雉兔而雙爪緊抱。曰扣環。遺矢曰打條。颺去曰雲了。養鷹之隱語也。

鷹與兔相持。犬來助鷹。往往亦傷鷹。犬與兔相持。鷹來助犬。往往亦傷犬。助之者志同道合。傷之者忌功爭利歟。

齊齊哈爾副都統巴某。土著達呼爾也。一日出獵。見兔甫縱鷹。猝墜馬。左右馳而掖之起。瞠目大罵曰。我死卽死耳。鷹脫颺去。若當何罪。其重鷹而不顧身如此。

嘉慶八年。將軍觀明進白鷹十年。萬壽節。站丁得白雉獻之。僚屬聚觀。雉無驚態。一時稱異。乃陪以常雉送京師。

都人稱關東云、棒打鱸子瓢舀魚。野雞飛在飯鍋裏。余嘗見野雞盛時。往往飛集門窗。一握而得。則此言不誣。然亦有貢額不足。多方購補之事。未可以一律論。

土人得野雞。例捩首於翼下。故關內有彎脖野雞之稱。禮所云獻鳥者佛其首也。

野鴨、二月始見西泊中。嘗百十爲羣。以鎗得之。亦足充饌。

歲貢鳥名飛龍者。斐耶楞古之轉音也。形似雌雉。腳小有毛。肉味與雉同。湯尤鮮美。然較雉難得。多在深林密藪。故漢名樹雞。有呼沙雞者非也。沙雞又一種。爾雅注、鶏鳩生北方沙漠地。大似鴿。形似雌雉。鼠腳無後趾。皎尾爲鳥。憨急羣飛。本草釋名突厥雀。即爾雅鶏鳩。本草集解、突厥雀生塞北。狀如雀而身赤。諸書所言。殆即飛龍也。

春夏之交。嘗見一鳥鳴屋上。聲孤孤然。訪其名於諸生。漢軍曰臭姑姑。滿洲曰音達琿。徹齊克達呼爾曰額鴉鴉。言人人殊。迄無定名。幕中偶話及之。一老貼寫曰。夸蘭達、不記時憲書乎。所謂戴勝降桑即此。余聞之豁然。愈見博物之難。夸蘭達、譯言營長。土人以稱主事者之也。

關以外多雁。故稱雁塞。往來遼、瀋南飛北向。一如月令夏小正之記。時燕則四月來。九月去。不似內地皆在社日。此爲小異。

齊齊哈爾樹上多鳥巢。烏朝去夕還。食田禾。飛嘗蔽日。鵲惟春冬有之。餘日不知所在。故鵲巢難見。鵲噪亦罕聞。

呼倫貝爾馬養於他域者。秋日聞黃豆瓣兒聲。輒垂頭不食。即廐中騰踔嘶鳴。思還故土。其去也。絕靭而馳。驀山越澗。不復由故道。布特哈馬亦然。將軍那 啓泰有愛馬。布特哈種。一日聞黃豆瓣兒逸去。縱跡之。

馬方長嘶主人穹廬外牽之不動箠之則踶齧並施若欲甘心者物類之相感如此黃豆瓣兒野鳥名呼倫貝爾產馬骨骼不甚高大多力善騁畜者常翦鬣而不鑿蹄向於楚勒牢時售集上吉林一帶皆來採買後當事者先以賤值拔其尤售者苦之匿其良駿潛驅多倫諾爾求善價而以所餘塞通市之責齊齊哈爾無好馬矣多倫諾爾蒙古地名俗呼腦兒上

將軍塔爾倍一黃馬久從行陣無一蹶之失勅賜鄂勒哲伊圖阿爾薩朗名號鄂勒哲伊圖蒙古語有壽也阿爾薩朗國語獅子也其後將軍請告食全俸馬亦月支芻秣於有司

牛一身無棄物皮肉外油製燭骨製箸脬製酒囊糞餅可代薪戀火無穢氣家家與馬通並積成堆值大風與沙俱揚已

回人賣牛肉例請稅課司以火印烙牛股乃敢就屠齊齊哈爾一牛納銀一錢餘城多寡不等余司榷時戲指火印此穿鼻公勾魂牌也聞者嗢噱

土產驢羸形體皆小駱駝惟呼倫貝爾有之其地不多畜豕特食羊故其人偏有羶氣殊類蒙古

羊一歲謂之庫爾布子二歲謂之二毛子冬日宰而去毛鬻售謂之羊孤盧子猶關內之謂羊腔也上並有稅課司印記無者罰加倍

嬰兒缺乳伏山羊於炕使乳之既久羊與兒習兒啼羊遽至狀如母子腓字誠非妄語

土人消羊皮以鹽至關內爲煤火所蒸多自裂故晉商皆以硝熟蒙古則以牛乳熟較用硝鹽者稍柔輭而潔白遜之

人家藉犬爲守備多者畜至五六性既不馴狀尤猙狼夜深嗥吠聲徹四城穿窬者所由罷罷也然白晝當門獨行者易遭其虐致婦孺往來手不釋梃則犬之材有用也德實不足稱矣

布特哈田犬各擅一長精於虎者不捕野豬精於野豬者不捕雉兎其捕雉兎者雉兎伏數矢外此能嗅而得之號聞香狗

庫雅喇滿洲選家犬肥潔者畜室中飼以粱肉以備祭天然其俗平時不食犬肉不御狗皮曰忌諱今亦不盡然

呼蘭多虎虎過父子兄弟不相讓獨殺之以獻幕府余嘗見呼蘭送一虎極大云已七歲滿洲某佐領所殺也聞佐領父亦嘗殺虎可稱世勇

虞者言虎伏於莽肖鹿聲致鹿至則無所逃其口是可名黠虎

關東鹿尾見重京師齊齊哈爾諸城皆馬鹿知味者所不取謂不如梅鹿盤大漿濃爲食家珍品梅鹿即麋出吉林鹿茸亦然

金史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鹿射之今布特哈有哨鹿者即呼鹿也其哨以木爲之長二尺餘狀

如牛角而中空。國語謂之穆喇庫。哨時吹穆喇庫。能肖游牝巳慮之聲。則牡者蜚蜚來。然不能人人擅長。蓋亦有獨得之妙焉。

堪達漢、案柳邊記略作堪達罕。鹿類。背上項下。髣髴駱駝。沈存中筆談、北方有駝鹿。卽此。境內諸山皆有之。毛蒼黃。體高大。重或千觔。性極馴。而水行尤速。角長大色如象齒。以製射韘。盛暑無穢氣。然黑章環繞。勻而不暈者。截數角不得其一。店肆所售。皆僞造也。

堪達漢皮中爲韉。土人食其鼻而美之。號猩脣。按山海經、猩猩如豕而人面。呂氏春秋、肉之美者。猩猩之脣。堪達漢鼻。何足以當之。

四不像、亦鹿類。俄倫春役之。如牛馬。有事哨之則來。舐以鹽則去。部人賴之。不殺也。國語謂之俄倫布呼。而異域錄稱之爲角鹿。嘗見淸文彙書云。四不像牝牡皆有角。食苔。則稱角鹿。不爲無本。土人飼以石花。卽苔也。

狐有元狐、青狐、火狐、沙狐數種。元狐最上品。沙狐號倭刀。貴遜元狐。皆非境內所出。惟火狐、沙狐。虜者得之。沙狐生沙磧。所謂天馬。蓋舜毛轉音。其腹皮也。烏雲豹、其頰皮也。土人輕裘尙此。

邊地不識雞毛帚。何物擡塵所需。以狐尾爲之。冬日遠行。豐狐尾綴馬箠。攜以煖手。狼尾亦閒用。然狐尾

輕輾差勝。余嘗謂狐尾拂塵雉翼扇火堪稱塞上兩解意奴。或有句云。塵消書案狐搖尾。煙起茶爐雉展翎。能道其實。

舍利猱。國語曰西倫。轉爲舒倫。虜者諱其名。稱曰威呼肯孤爾孤。威呼肯、譯言輕也。孤爾孤、譯言獸也。猶之稱虎曰阿勒哈孤爾孤。豹曰呼敦孤爾孤。皆隱語。阿勒哈、斑蘭之謂。呼敦、疾速之謂。而惟舍利猱能升木。謹防之否則溺下著衣。肌膚立潰。此其毒於虎豹處。

野猪極大。其威在牙。牙露吻外。馬尾一拂。萬壑俱斷。所謂獠牙也。生山谷。以榛子、橡子爲糧。吉林者則食松子。時以背抵老松。揩癢。久之。徧體皆瀝青。攝沙石於毛鬣間。如披七札。弓弩莫能傷。惟布特哈田犬能咬腎囊致之死。程子解大畜豶豕之牙云。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觀於田犬之制野猪。愈見前賢說經之妙。而來氏知德駁之。謂天下無豶人之豕。特未見野猪故耳。

黑龍江城。忽一熊自北門入。跳躍叫嘷。馬牛辟易。良久不知所之。一老翁語其儕曰。恐有火災。頃之城中火延燒殆盡。此數十年前事。考明季有熊入西直門。或以爲熊字能火。是歲都城果有回祿之變。老翁非知書者。所見暗合。

狼夜入城。殘害牲畜。人家往往縛草爲人。置牆頭。蓋以形似者怖之。亦內地壁畫灰圈意。或曰草人拒鬼。

非也。

挹婁出好貂。見後漢書。今之貢貂。挹婁貂也。布特哈八歲齎糧入山採捕。利在大雪。故秋卽去。春始還。往往有空手歸者。則貂之難得可見。說者謂貂見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升木則稍難。然守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時。惟匿石罅中。則無計可施。此亦存乎貂丁之際遇耳。

貂以榛子爲糧。畜者多飼雞肉。性畏人近之。瞠目切齒。聲如鼠。見捕嘗緣壁走承塵上。狀如倒挂鳥。其便捷雖猿無以過之。

貂皮氣煖。選時。官員在堂上。汗嘗浹背。黑龍江過夏用單袷衣。扇爲虛器。至是須服絺綌。脫帽露頂。將軍前不然。千萬張薰蒸之氣。難耐也。

將軍觀明選貂皮。嘗指黑潤者曰。蘇季子敝裘未必及此。旁一官應聲曰。不能不能。因拾黃色者進曰。請看。不過如是耳。將軍笑而不答。

貂鼻七枚。燒存性。酒沖服之。止胃痛。土人試屢驗。方書不載。

灰鼠尾長。時時掉置背上。自覆其首。投以榛子。雙爪抱嚙如猴然。出諾敏河者佳。號索倫灰鼠。

罷皮不挂霜而毛易落。故服者嘗少。率連之爲車帷。其肉則鮮冬美味。海罷遜之。海罷名布勒都里糾。自海中來。動以萬計。如羊羣履而梃擊。應手皆踣。此布特哈自然之利。

野羸似羸而小。國語謂之齊赫特伊。肉可食而麤不足貴。亦不多得。

兎有兩種。內興安嶺以南者。體長毛雜。形如貓。土人呼跳兒。卽京師所謂野貓。嶺以北者。目赤。毛純白純黑。好事者捕而畜之。不食。

鼢鼠穴地行。經過處踏之成坑坎。故呼倫貝爾道中。馬蹄易陷。多鼢鼠也。俗呼糞鼠子。

獺兒穴居小獸也。毛色如土。不甚煖。俗以製馬褂。貧者服之。相傳獺兒爲穴出積土。一仰臥載之。衆嘲尾曳之久之。載土者背毛脫落。鞹僅存。故俗有奴才獺兒之稱。

黑龍江、嫩江魚名不可枚舉。鱣鰉外約略言之。有放花、有哲綠、有紐摩順、有發綠、有草根、有感條、有昂次、有達發哈、有屈爾富、有勾辛、有蟲蟲。說者謂、敖花鱖也。哲綠鱸也。紐摩順細鱗也。發綠魴也。草根鯇也。感條鰷也。昂次黃頰也。達發哈方口鱒頭也。屈爾富鱣鰉類也。惟勾辛蟲蟲不詳何種。要皆長大有餘。鮮美不足。一網率得千萬尾。洵多魚以爲富哉。

魚價素賤。夏日尤甚。參贊大臣愛 星阿 初謫齊齊哈爾。以百錢得雙鯉。重十餘觔。詫爲異。然貧家買一尾。老幼當飯。嘗恐不足。價不賤何足以聊生。故五月間。戶皆市魚。剖而繩屬之。晾屋上。謂之晾魚胚子。終歲用之不竭。魚網極大。得魚多。非數十人曳之難出水。故能獨織一網者。此富戶也。從前將軍有官網。八旗備辦。漁者隱受其累。而將軍食魚幾何。皆爲司網者中飽。將軍觀 明 在鎭六年。未嘗一舉網。官網遂廢。

得公儀休拔園葵之意

冬日鑿冰眼下網。較水面稍難。而得魚亦多。惟三伏歇網不下。網入水易爛故也。

歲貢惟鱣鯉、哲綠、紐摩順三種。而哲綠、紐摩順皆澆水使凍。如在玉壺。此京師所謂冰魚也。

鱣鯉、魚古名。秦王魚音之譌也。大者首專車。捕之之法。長繩繫叉。叉魚背。縱去徐挽繩。以從數里外。魚倦少休。敲其鼻。鼻骨至脆。破則一身力竭。然後戮其腮使痛。自然一躍登岸。索倫尤擅能。

黑龍江人以鱣鯉魚胃造刮鰾。粘紙補字。刀刮用之。勝糊糊。遠騎臂撫膚者。攤布貼之。勝膏藥。將軍那啓泰嘗調黑龍江人來幕府。督造累月。迄無成。亦地道所限。

刮鰾一塊。大寸許。厚二分。有金鐘、蕉葉、書函諸式。一匣嘗貯九塊。此尋常餽遺物。其尺長如意柈大拱壁及懸磬之類。皆近年新式。雕鏤尤巧。得之較難。

鱣鯉魚胃本棄物。邇因歲製刮鰾太多。漁者居奇。遂需重價採買。漸及於外城。約計自熬胃至刻鰾。非三閱月不能成器。則鳩工庀材之費可知。然不售賣圖利。不過點染土物。備上官送禮而已。

鱣鯉頭骨。關內重之。以爲美於燕窩。土人初不愛惜。近乃有關內特來收曬以待價者。

逢發哈魚、出東海。歲入黑龍江。逆水北行。至霜降節近。躍躍於呼瑪爾河。不下億萬頭。土人謂魚躍曰果

多。轉爲孤東。故達發哈有孤東魚之號。或曰。唐太宗征高麗。達發哈躍入御舟。帝怒。謂當驅之黑水。故今魚腹有印痕。唐遺跡也。聞之可發一噱。然謂魚入江始生牙。語則不謬。

達發哈魚未入呼瑪爾河。取而乾之。冬日餽遺外城。與黑龍江凍豆腐並稱佳品。

勾辛魚。一作勾星。喙長而鱗如星。戲以箸探口中。齧不放。斷而置之釜。猶躍躍欲出。可稱強項魚。

哈什螞。田雞類也。生水邊石罅。土人嗜食。都門亦重之。口云予在京師食之。狀如水精。味甘溫。一盌之費。白金半流。

介之屬。江中惟有大鼈。然去醜而食。土人不解。亦不識。螃蟹間有自關內帶來者。羣目爲怪物。不敢食。

東珠產吉林江河中。歲有珠戶採取入貢。而珠戶亦以時至黑龍江、嫩江一帶泅採。則境內亦產珠之所也。然私採有禁。故不易見珠。且不聞有藏珠之家。早歲西泊既涸。徒見老蚌纍纍仰死泥淖而已。珠戶皆旗人。世居吉林境內。布特海烏喇城俗稱打牲烏喇。

齊齊哈爾東南十餘里一坑。積雨成池。忽有龍見。旋得白骨。說者以爲龍蛻。因名龍坑。坑附近一林。較城北崔家墳尤深密。副統統瑚爾奇墓所。

冬月。江冰忽裂。長數十丈。土人以爲蛟劃開。見一物。波濤中蜿蜒如龍。蓋蛟也。

齊齊哈爾附郭無蛇。嫩江西岡有之。蠍蠆蜈蚣之類。皆非土人所識。其蟲豸傷人畜者。馬蜂、土蜂外。蚊、虻

最毒蚊絕大飛如雨虻俗呼瞎虻集齧牛馬銳入內須臾白者變紅故商旅夏皆夜行避其鋒也城中蚊較少然有花草家黃昏亦不支窗坐余嘗七月出城行數里頭面已如包穀世有言黑龍江近城無蚊蚊不入室者皆以耳爲目語

俗呼蟋蟀曰趨趨絡緯曰聒聒螳螂曰刀螂蚓曰曲蟺螢曰火蟲蜣螂曰矢殼螂蜻蜓曰螞螂阜螽曰螞蚱翟雚曰蛛蛛皆與內地無異惟夏秋不聞蟬聲士人亦不識蟬爲何物口云蠮螉不知春秋此并不知有蠮螉故北方寒而人多壽

余寓中雜栽野卉時有粉蝶栩栩來然大者少五色尤少而甎隙多蟻穴雨前奔馳成陣或言黑龍江無蟻殊不知蟻誠自在也口云大槐宮處處有之奔馳名利場者殊不自知其夢耳

黑龍江外記跋

右黑龍江外記八卷。鄂文端之曾孫西清所撰。向無刊本。此册黃方伯彭年借得何比部秋濤抄本錄副。重勘榷巡復向黃方伯借鈔。今以屬穆校刊之。重勘言。既稱外記。必有黑龍江志。此特拾其餘瀋耳。然多方覈正志不可得。且如墨爾根、布特哈以西外與安嶺山路、可通奇乾河墨河金廠。較之取道愛琿新城、遡江西上之水程爲徑捷。再迤西踰額爾古訥河。接粗魯海圖之地。直接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之東界。亦產金沙。此一帶山脈。國語謂之金阿林。又江左岸之愛琿河、精奇里河、雅克薩城。地勢遼闊。五體界碑。亦在境內。是記中皆不能詳。蓋西清亦非能身到目驗其地也。惟列城台站天時物產。亦可藉此記考見大略耳。重勘之言如此。又書眉有隨手批識語。今皆散隸文句之下。爲夾行小注。刊成、略記數語。以志緣起。又道光中、薩英額所撰吉林外記十卷。向亦未有刊本。重勘仍屬校刊。尚未竣工。光緒甲午十有一月長至日。桐城蕭穆。時病新起。書于海上廣方言館。

此書得於京肆。有葉氏印。是漢陽葉東卿先生平安館物也。內有秋濤注字。是閩人何願船員外所書。何由甲科改部曹。博通經史。藏書最多。咸豐間。余猶及見之。未幾。與葉崑臣（名琛）、潤臣（名澤）昆季前後俱歸道山。兩家藏書俱售散。此書鈔本。坊閒所無。尤宜珍秘。同治九年伏日。樊彬識。

葉崑臣、兩廣總督。死於噎國。後得歸葬漢陽。潤臣、內閣侍讀。捐道分發浙江。病故。有敦夙好齋詩行世。宅在虎坊橋路南。徐大司寇舊寓。有子午井。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黑龍江外記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記者 西清 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